

概念重审、诗学探索与方法创新

——评《跨学科视野下的戏剧理论新探索》

杨佑安 (Yang Youan)¹

摘要：武汉大学艺术学院汪余礼教授的新著《跨学科视野下的戏剧理论新探索》，在继承谭霈生戏剧理论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重审戏剧学核心概念，从戏剧性研究拓展至戏剧诗学研究，进而探索戏剧评论新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命题，在戏剧本体论、戏剧创作论、戏剧批评论三个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书的学术价值，一是极大推进了人们对于“戏剧性”“戏剧情境”等概念的认知，深化了学界对戏剧本体、戏剧规律的理解；二是在戏剧学领域提供了一种具有前瞻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三是积极寻求戏剧创作和批评的当代转化，以“戏剧诗学”和“感通批评”为戏剧创作与批评提供新方法。

关键词：戏剧理论；跨学科研究；戏剧诗学；感通批评

Title: Reexamination of Concepts, Exploration of Poetics, and Innovation of Methods——A Critical Review of *New Explorations of Drama Theor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Yuli from the School of Arts, Wuhan University, in his new book “New Explorations of Drama Theor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based on inheriting Tan Peisheng’s drama theory, applie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to reexamine the core concepts of drama studies. He expands the research from the study of theatricality to the study of drama poetics, and then explores new methods of drama criticism, putting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concepts and new propositions. He has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s in three aspects: the ontology of drama, the theory of drama creation, and the theory of drama criticism.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book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it has significantly advanc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concepts such as “theatricality” and “dramatic situation” and deepen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s comprehension of the essence of drama and the laws of drama. Secondly, it provides a forward-look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in the field of drama studies. Thirdly, it actively seeks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drama creation and criticism, and uses “drama poetics” and “empathic criticism” to provide new methods for drama creation and criticism.

Keywords: Drama theo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Drama poetics; Gantong Criticism

¹ 杨佑安 (Yang Youan), 武汉市文学艺术理论研究所文创, 武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研究方向: 戏剧戏曲理论研究。电邮: 244046196@qq.com。

引言

从 1923 年德国柏林大学建立第一个戏剧学系，并将戏剧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魏梅 2022, pp.43-52）¹，戏剧学作为一门科学在诞生之初就与传统曲学有很大的差异。直至今日，戏剧形式日渐多元化、复杂化，关于“戏剧”的定义也在悄然发生改变，戏剧科学正处在全新的发展期。18 世纪，在《论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中歌德指出，歌剧的艺术特征并非仅源于艺术创作中涉及的歌剧文本或乐谱这样的单个元素，而是来自“演出”（Aufführung）本身（Erika Fischer-Lichte. 2010, p.13）。随着 20 世纪多学科理论进入戏剧实践，“剧场”的概念也迎来全新的诠释，剧场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宽，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深受符号学、现象学等新学科的影响，变得愈发内涵丰富；科技革命的浪潮下，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也为剧场注入了更多可能性，悄然瓦解戏剧的“文学性”屏障。因此投向戏剧的全球性、整体性眼光将变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戏剧的跨学科研究已是时代和戏剧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武汉大学汪余礼教授的《跨学科视野下的戏剧理论新探索》（人民出版社 2024 年出版，后文简称《新探索》），就是一部在此时代背景下完成的，从跨学科视野展开的探讨戏剧学基础概念、戏剧诗学、戏剧评论方法的著作。该书从戏剧学、现象学、人类学、美学、诗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视野，对戏剧学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结合作者对谭霈生戏剧理论的研究和领会，从戏剧本体论、戏剧创作论、戏剧批评论三个方面重新审视了谭霈生戏剧理论的基本构成与当代意义，此为全书内容逐步展开的起点；第二章从跨学科角度出发，重审戏剧本体论问题，提出了“戏剧诗境”“隐性跨文化戏剧”概念，深度思考戏剧艺术的本质和规律；第三章阐释戏剧诗学的内涵意义，重温戏剧史上的名剧，探讨其内蕴的艺术智慧，发掘其对戏剧创作实践的启发意义；第四章结合作者的感通实践，探索一种全新的戏剧批评方法（感通批评）。总的来看，该书凝结了作者近十年来研习戏剧理论的心得，回归对于戏剧审美价值、人文价值的朴素追求，同时积极面向未来，探讨戏剧创作和戏剧评论的更多可能性，拥有较强的现代品格和现实意义。

一、基于谭霈生戏剧理论核心概念的创新性思考

汪余礼教授作为当代戏剧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对于谭霈生先生《戏剧本体论》等相关著作的研究。《新探索》中结合了他近年来广泛的观剧实践、丰富的哲学美学积累和深刻的时代感受，在谭氏戏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拓展与创新性思考，充分认识到了谭氏戏剧理论的深邃内涵和巨大贡献。谭氏戏剧理论以“情境本体论”为核心，强调戏剧的本质在于情境中人物行动的有机性，其理论体系对当代戏剧研究影响深远，汪余礼教授的学术探索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跨学科视角和现代哲学思辨，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创新路径。

一是对“情境本体论”的深化拓展。谭霈生提出“戏剧是情境中人的行动的艺术”，将情境视为戏剧的本体，强调情境与人物心理、行动的辩证关系。汪余礼引入现象学视角和存在主义哲学，对“戏剧性”“戏剧情境”等重要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他认为“戏剧情境”首先是剧作者心造之

¹ 魏梅(2022): “跨学科视域下的戏剧学——兼论符号学对建构戏剧演出研究方法的积极影响。”《戏剧艺术(01):43-52。德语“*Theaterwissenschaft*”是由“戏剧”(Theater)和“科学”(Wissenschaft)两个词复合而成，这不同于“心理学”(Psychologie)、“考古学”(Archäologie)、“汉学”(Sinologie)等其他以“学科”(-logie)为词尾的人文社科类学科，而是以“科学”(-wissenschaft)为词尾，充分彰显它植入了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的基因。

物，其次是导演、演员等身心共造之物，强调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在营构戏剧情境时的重要作用（汪余礼 2024，pp.10-22）。真正对剧中人生成动机发出动作有影响力的“情境”，包括剧中人意识到的生存处境、产生的心情情绪以及剧作者精心营构的戏剧氛围。通过比较研究（如中西悲剧情境的差异），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戏剧情境如何承载文化身份的碰撞与融合，强调情境作为文化符号的流动性。

二是对“戏剧性”的创新诠释。谭霈生认为戏剧性的核心在于“人物心理的直观外现”，汪余礼则从接受美学与媒介理论出发进行突破。汪老师着力对“戏剧性来源”与“戏剧性本身”进行了区分，认为戏剧动作、戏剧情境、戏剧冲突等都是戏剧性的来源，而戏剧性本身则需要分类看待。在汪老师看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戏剧性”，有时是指“戏剧艺术的特性”，有时是指“戏剧艺术的属性”，有时是指一个审美概念，有时则只是一个日常用语；作为审美概念的“戏剧性”，是“在主客相遇时所构成的审美场中缘构发生的一种既扣人心弦又出人意外的性质或关系性存在”（汪余礼 2024，p.66）。此外，书中关注戏剧文本中未被直接呈现的心理暗流与社会隐喻（如《雷雨》中家族权力结构的隐性张力），强调戏剧性不仅存在于显性冲突，更隐含于文本结构与文化语境中。

三是对“形式结构论”的现代转化。谭霈生注重戏剧形式的有机整体性，汪余礼则进一步探讨形式与意义的动态关系。在谭先生看来，戏剧的逻辑模式主要是：特定人物（性格）进入特定情境，生成动机，发出动作，形成戏剧情节乃至戏剧的有机整体；这一逻辑模式贯穿戏剧始终，是评判戏剧作品之戏剧性与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在汪老师看来，戏剧情节的发展或戏剧情境的运动比较复杂，其动力并不限于情境与性格这两者；在绝大多数优秀戏剧中，人物动机的生成既跟人物性格及其所处情境有关，还跟戏剧的审美规范有关，而后者往往被人忽视。而且，在人物性格、人物处境、戏剧形式背后，还有创作者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智慧，这种主体性因素会直接影响到剧中人物的动机与动作。人们对于客观性、科学性的追求固然值得钦佩，但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作为艺术品的戏剧是被虚构、想象出来的，而主体的虚构、想象永远有无数种可能性。

汪余礼教授在《新探索》中的学术创新既延续了谭霈生理论对戏剧本体的坚守（如情境的核心地位），又通过哲学思辨、技术介入与社会批判拓展了理论的边界。其研究不仅推动了中国戏剧理论的现代转型，也为戏剧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其理论在具体戏剧创作中的应用，以及数字时代戏剧本体论的再定义。

二、对于跨学科戏剧研究方法和现实意义的探索

汪余礼教授研究戏剧理论的数十年间，广泛涉猎了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在目前可查的相关文献和学术实践中，不难看出他早就具备跨文化、跨学科的开阔视野。

首先是戏剧理论与学术生命的交融。汪余礼教授拥有文学-艺术-哲学的复合学科背景，其戏剧理论研究中常常融入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在对格洛托夫斯基戏剧人类学思想进行探讨时，他指出“格洛托夫斯基在不同时期的戏剧探索，分别着重探究‘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戏剧人类学思想。”（汪余礼 2019，pp.64-71）这体

现了戏剧学与哲学学科的交叉，通过哲学的视角来深化对戏剧本质、功能以及演员与角色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其次是以跨文化、跨学科视角切入戏剧研究。《新探索》第二章中就着重从现象学的角度展开对于“戏剧性”本质的思考。“现象学要求悬置一切前见、成见、偏见，尽量真切地面对事情本身”，基于此，汪教授倡导将“戏剧性”和“戏剧艺术的特性”解挂，“戏剧性”是主客相遇时缘构发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但同时又与人的意向性体验密切相关，在“戏剧性”的构成中，主体意识的参与同样重要，承认主体意识参与构造戏剧性，才是真正面向事情本身。在分析易卜生艺术智慧时，汪老师还关注到易卜生剧作与欧洲文化传统的紧密联系，其文化根脉涉及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北欧神话传说、基督教传统及德国思想等，这体现了文学与文化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

最后是以多学科视角透视同一个学术问题。汪老师在分析戏剧问题时，秉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基本原则；其“出乎其外”时，往往从美学（或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哲学等视角去加以透视或阐发，形成层层深入、境界层深的基本格局。比如他对易卜生“自审诗学”的分析，先是从戏剧学的角度看，指出易卜生是在自审中实现戏剧性、诗性与现代性的统一；继而他从文艺学的角度，分析易卜生“自审诗学”对于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的启示意义；然后他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易卜生“自审诗学”对于实现的人的自由与高贵，对于净化人心、培根铸魂的重要意义；最后他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易卜生“自审诗学”与当代自否定哲学与“自我革命”理论的相通之处。如此层层深入地分析下来，让人感受到“自审诗学”确有重大的价值。

三、关于戏剧创作和批评当代转化的探索

“戏剧艺术作为一种高度综合的艺术，既涉及到剧作家的创作，又涉及导演的再创作、演员的表演艺术与舞美设计师、灯光设计师的调度艺术，还设计观众的现场交流、现场感受”（汪余礼 2024, p.208）。对于戏剧研究，《新探索》前三章构建了理论基础、确定了切入视野，在第四章中将目光落到戏剧评论与创作实践，提出了审美感通法、实证感通法、自审感通法三种批评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分析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福瑟的经典剧作，探讨“如何贴近戏剧本体、恰到好处地评论”（汪余礼 2024, p.209），也为如何创作出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动人心魄的戏剧作品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方法。

“感通批评”深受谭需生先生“历史的批评与美学的批评相结合”和刘勰、巴赫金、朱光潜、宗白华等思想家影响，将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有机统一起来，追求严格实证、审美阐释与理论建构的融合。它并无统一程序，而是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灵活选择最合适的批评方法；大体而言，“审美感通法”（或“审美感通学批评”）可用于绝大多数经典名剧的评论；“实证感通法”（或“实证感通式批评”）适用于评论本身存在诸多疑点、需要多重证据严格实证的作品；“自审感通法”（或“自审感通式批评”）则适用于评论明显体现出自审意识的作品。“审美感通学批评”立足于中国本土感通思想，借鉴西方审美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与生态学等学科重要成果，以“审美感通”为始基，以“面向作品本身”为第一原则，以“再植灵根重续慧命”为基本意向，以构建文本诗学和重构精神价值为核心旨趣（汪余礼 2019, pp.28-39）。“实证感通式批评”在严密实证基础上审美感通、理论建构，核心要义是严密实证，把握到作品的“真生命”后“通”到具有

普遍性的命题上。“自审感通式批评”关注创作者以什么形式感通人心、如何开展多层次的自我审视,精准解读伟大作品的潜在价值。感通的方式有很多,而感通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传情达意,使观众能够准确地领悟并达到共鸣,这是戏剧审美的最高境界——通达人心。

(一) 对戏剧批评的启示

“感通批评”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戏剧批评视角,深化了文本的解读,同时有效推动跨学科研究,对戏剧批评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是拓展批评视角。感通批评强调以“审美感通”为核心,注重读者与作品之间的情感共鸣和心灵沟通,促使批评者更加关注观众对戏剧作品的情感体验和理解,以及戏剧作品如何通过各种元素引发观众的感通。在分析一部戏剧作品时,不仅要关注剧本的结构、情节、人物等传统要素,还要研究观众在欣赏过程中的情感反应和心理变化,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戏剧的艺术魅力和影响力。

二是深化文本解读。该理论主张“面向作品本身”,深入挖掘作品的内在生命和诗性智慧。这启示戏剧研究者在解读剧本时,要更加细致地品味文本中的语言、意象、象征等元素,探寻作品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文化价值。例如“隐性艺术家”(汪余礼 2024, p.211)这一概念,区别于文学中的“隐性作者”,他们肩负创作者的使命,对剧情发展和人性唤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个帮助评论家理解人物、理解作者的好切口。通过感通批评方法,可以发现戏剧作品中那些隐藏在表面情节之下的情感线索和思想内涵,为戏剧文本的解读提供更丰富、更深入的视角。

三是推动跨学科研究。感通批评融合了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戏剧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打破了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促使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探讨戏剧现象,从而拓宽了戏剧研究的领域和方法。例如将心理学中的情感理论与戏剧作品中的人物情感塑造相结合,或者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来分析戏剧作品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二) 对戏剧创作的启示

戏剧批评与戏剧创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戏剧批评不仅是对作品的评价,更是推动戏剧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思辨伙伴”的身份介入艺术生产链透视创作机理,又如棱镜折射时代精神光谱。创作与批评的张力关系,本质上构成了戏剧艺术自我更新的永恒动力。《新探索》中利用感通批评研究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玩偶之家》、《雷雨》等中外名作,试图通过个性挖掘优秀剧作家的编剧技巧,总结出一套具有共性的创作规律,为剧作家提供启发。

一是关注情感共鸣。感通批评强调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感通,这要求创作者充分结合生命经验,深入了解观众的情感需求和心理特点,通过塑造真实、立体的人物形象,构建引人入胜的情节和情境,使观众能够在剧中找到自己的情感投射点,从而产生共鸣。

二是提升作品的精神内涵。感通批评以“再植灵根重续慧命”为基本意向,注重挖掘作品中的生命境界和人生智慧。这启示文艺创作者要在作品中注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神价值,使作品不仅仅是娱乐的载体,更是能够启迪人心、引导人们思考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艺术作品。通过对人类生存状态、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的深入思考和表达,创作者可以提升作品的精神品格,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升华。

三是创新创作手法。感通批评倡导融合多种理念与方法,鼓励创作者借鉴不同学科、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和创作理念,将其融入到戏剧创作中,以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可以运用

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来增强戏剧情节的节奏感和张力，或者借鉴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来营造戏剧的氛围和情感基调。

四、结语

作为一部跨学科研究的专著，《新探索》结合了戏剧、哲学、美学理论，以谭霈生戏剧理论为基础，提出了遵从当代戏剧发展规律的新思考，对“何为戏剧性”、“如何构建戏剧情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启发研究者从更多元的角度探究戏剧本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倡导，打破学科壁垒，让戏剧研究更具深度与广度，也为戏剧创作和批评开辟新路径。其中“感通批评”系列方法的提出，无论是对戏剧批评视角的拓展、文本解读的深化，还是对戏剧创作中情感共鸣的关注、精神内涵的提升和创作手法的创新，都具有重要价值。希望更多学者、作者借鉴书中理念，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推动戏剧艺术在新时代持续创新发展，让戏剧这门古老艺术在跨学科的滋养下，绽放新的光彩，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谭霈生（2005）：《戏剧本体论》。中国戏剧出版社。

[Tan Peisheng (2005). *The Ontology of Drama*. China Theatre Press.]

汪余礼（2016）：《双重自审与复象诗学——易卜生晚期戏剧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Wang Yuli (2016). *Double Self-Examination and the Poetics of Complex Images: New Perspectives on Ibsen's Late - stage Drama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汪余礼（2020）：《易卜生戏剧诗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Wang Yuli (2020). *Research on Ibsen's Dramatic Poetic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汪余礼（2024）：《跨学科视野下的戏剧理论新探索》。人民出版社。

[Wang Yuli (2024). *New Explorations in Theatre Theor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